

# 段苏权巧设“铁桶阵”

蒲润洲



八路军平北军区部队在龙门所设伏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和副司令员钟辉琨率八路军平北十团和平西四十四团，在赤城县龙门所镇摆下“铁桶阵”，一举歼灭伪满洲国军一个营，取得了攻势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虽然这次战斗已经过去70多年，但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所津津乐道，广为传颂。

## 星夜赶往龙门所

1945年2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召开了各区委和二級军区干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1944年攻势作战的基础上，讨论并制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冀察军区于5月先后发起了察南战役和平北战役。在平北战役中，八路军平北军分区部队连续进攻作战，可谓节节胜利，一路凯歌。至5月末，先后扫除了平北境内敌伪盘踞的近30个据点，除敌重兵把守的各县城和部分主要据点外，中小据点几乎全部被八路军攻克或逼退。八路军不仅使平北中心根据地与周围原有小块分散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也使北部赤源、崇礼与张北诸县各小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6月底，平北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崇礼县城。7月16日，为组织热西战役，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奉上级命令，率军分区十团从雕鹗堡出发向伪满洲国挺进。16日夜，部队在姚家湾、巡检司宿营。

第二天上午，钟辉琨率平西调来的四十四团赶到巡检司与段苏权会合。两人见面后，立即共同研究敌情。黄昏时分，部队向周围派出骑兵侦察员后出发，段苏权率十团先行，钟辉琨率四十四团随后跟进。当先头部队到达拦马道时，侦察员回来向钟辉琨报告说，据侦察，龙门所有一个营的伪满洲国军驻扎，正强迫镇里老百姓给他们提供粮食、猪肉、蔬菜和军马用的草料，说是要去增援因害怕被八路军歼灭，于几天前逃跑的原龙门所伪镇公所人员和伪军“讨伐队”，然后共同返回龙门所，重建伪据点，阻挠八路军前进。

钟辉琨立即追上段苏权，建议部队改道龙门所打伏击，出其不意地消灭这股敌人。段苏权听后完全同意，并当即找来十团团团长李荣顺、政委吴迪和四十四团团长雷清龙、政委徐元甫，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大家认为：伪满洲国增援部队虽然装备精良，还有日本军官指挥，但和伪“讨伐队”加在一起也不足700人，且敌人内部派系复杂，矛盾重重，而八路军平北部队两个团加上分区警卫连约有1000多人，士气旺盛，部队有足够的把握消灭这股敌人！

做出决定后，段苏权等立即出发，指挥部队连夜行军，沿山路于18日拂晓秘密推进到龙门所。按计划，钟辉琨带四十四团占领龙门所的制高点大西山，以防赤城派来援救；段苏权带十团埋伏到龙门所城内。龙（关）赤（城）联合县三区武工队也随后赶来，配合主力作战。

## 周密布下“铁桶阵”

龙门所是建于明代的一座古城，抗战时期，隶属伪察南政厅赤城县所辖，东行5公里便是长城要隘塘子口，过了塘子口便是伪满洲国统治的黑河川。由于龙门所东西北三面都有城门，但东门不开，只有西北二门通行，敌人由赤城方向过来，必走南门。段苏权率部抵达龙门所后，立即带十团领导登上北城墙观察地形并部署兵力：李荣顺、吴迪带十团一、二、四连埋伏在龙门所东北山坡上的青沙岭里；三连占领龙门所北门外小桥两侧的两座独门独户的农家院落，两个排埋伏在内，另一个排加上警卫连的一个排和通侦勤人员、机关干部，埋伏于城内；指挥所设在西北角城墙上；五连和分区警卫连的另两个排，部署在龙门所东山上，负责警戒并阻击黑河川增援之敌；城内打响后，四十四团负责侧击敌人后卫部队。

18日清晨，八路军战士顶着炎炎烈日埋伏在预定位置，但敌人却一直没有出现，到了12点，又下起了大雨，战士们的衣服都淋湿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不管是炎热还是冷雨，战士们都坚守阵地，饿了就啃上几口玉米面饼子。直到下午4点多钟，制高点上的瞭望哨终于发出信号：敌人来了。此时，敌人的侦察兵也发现了八路军的瞭望哨，立即向日本指挥官作了报告，敌人前进的队伍一时停了下来。钟辉琨得到报告后，立即和段苏权交换意见，段苏权认为，敌人只是暂停，并没有后撤，说明敌人根本没有发现前方会有八路军主力部队设伏，于是命令部队继续隐蔽，直至把敌人“等”进

“铁桶”里。接到命令后，八路军各部继续隐蔽。敌人在原地停留了很长时间，没有发现有八路军进攻，于是又命令30多人向前试探。见前面的30多个敌人缓缓进入城中也没遭到伏击，日本指挥官判断前方出动的只不过是几个民兵，于是大胆起来，下令伪军主力继续向城中进发。6点多钟，敌人全部进入“铁桶阵”。

## 瓮中捉鳖

见时机已到，段苏权果断发出命令，战斗打响。八路军战士分三路向敌人发起围攻：城内的警卫连和机关人员，很快包围了进了城的敌先头部队；四十四团从西山上冲下来，从后面向敌人包抄；十团的三个连从青沙岭冲向大路，从两侧向敌人发起冲击。敌人遭到突然打击，顿时慌了手脚，一挺机关枪还没有脱下枪衣，就被八路军缴获了；还有一门炮，炮筒子里还塞满了抢来的蔬菜，也被八路军夺了过来。有些伪军连枪都还未来得及放下就做了俘虏。

此时，城内的警卫连和机关人员已经和敌人展开了混战。有的机关干部和后勤人员手里没枪，就抄起老乡的铁锹、锄头、菜刀和木棒，勇敢地和人搏斗，摄影员贾健赤手空拳抓住一个俘虏，缴获了一支驳壳枪。敌人企图抢占北门外其中一座独门独户的农家院落负隅顽抗，等待城外敌人救援。十团三连二排见状，立即与之展开激烈争夺。敌人两次冲进院内，不暴露目标，不管是炎热还是冷雨，战士们都坚守阵地，饿了就啃上几口玉米面饼子。直到下午4点多钟，制高点上的瞭望哨终于发出信号：敌人来了。此时，敌人的侦察兵也发现了八路军的瞭望哨，立即向日本指挥官作了报告，敌人前进的队伍一时停了下来。钟辉琨得到报告后，立即和段苏权交换意见，段苏权认为，敌人只是暂停，并没有后撤，说明敌人根本没有发现前方会有八路军主力部队设伏，于是命令部队继续隐蔽，直至把敌人“等”进

与此同时，大路上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日本指挥官拔出战刀，威逼着残存的伪军反击。敌人纷纷卧倒，利用大路两边开阔地形和他们的火力优势，拼命顽抗。十团的三个连，组织了几次冲击，都没能攻下敌人的阵地。关键时刻，李顺荣命令三连连长孙玉录带领一排和连部人员30余人，每人携带4个手榴弹，以青纱帐作为掩护，从龙门所西北角向敌侧翼迂回袭击。到达投掷距离时，战士们将手榴弹投向敌群，伪副营长当场毙命，其余敌人见势不妙纷纷逃离阵地。八路军迅速冲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战。战士们高喊着“冲啊！立功的时候到了”“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等口号奋勇杀敌。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缴枪的缴枪，溃不成军。伪营长被八路军活捉。

日本指挥官指挥着一股敌人，企图抢占大西山，夺路而逃。早在山上埋伏的四十四团一个连，待敌人爬上半山腰，突然出击，一阵短暂的交火后，把敌人死死地压制在山脚下的河滩里。敌人用掷弹筒刚打了两炮，八路军战士就端着刺刀冲到了他们跟前，将掷弹筒缴获了。雷清龙率领通讯班直奔日本指挥官。日本指挥官慌了手脚，怪叫着举起手枪，向雷团长连打两枪都没有打中，于是掉头要逃。八路军一名通讯员飞步上前，对准他的头部猛刺，并打落了他的手枪。日本指挥官面部受伤，招架了几下后拔腿就跑，刚逃到一个土坎下，被一名通讯员推下的大石头砸了个正着，顿时一命呜呼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八路军平北部队几乎全歼被围之敌，赢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据统计，此次战斗共毙日本指挥官以下50多人，俘虏敌300人，缴获迫击炮1门、手炮1门、掷弹筒3具，重机枪3挺、轻机枪1挺、长短枪218支，望远镜4架，战马17匹，还有一批弹药和其他装备。本次“铁桶阵”大捷后，段苏权率领战士们再接再厉，基本扫清了张家口外围的日伪重要据点，为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委赤城县政协文史委）

28日，四十二团团指挥所和部分战士在神仙山主峰顽强阻击日军进犯时，敌机一架飞来协助进攻，被四十二团战士用机枪、步枪联合火力击落。与此同时，四十二团外线部队转移至曲阳、阜平公路沿线，战斗10余次，也取得了毙、伤敌200余人的战果。

11月5日，敌人鉴于各部死伤惨重，只得收缩兵力逐次撤出根据地，在撤退途中又多次遭到四十二团的伏击：其一部向小罕头岭撤退时，被毙伤80余人，一部退至刁窝堡，又遭伏击，被毙、伤100余人。

12月7日，从马庄窜出日军一个大队，裹带着50多匹骡马，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马驿、军城方向逃窜。当晚，敌人宿营在神仙山东麓的曹庄台村。得到情报后，四十二团参谋长马卫华火速率领两个连和机枪排，星夜赶往曹庄台西北地区设伏。8日清晨，日军在村外沙滩集合，四十二团设伏部队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15分钟内毙敌70多人。残敌慌忙败退，四十二团乘胜追击，又毙、伤敌30多人，缴获骡子50匹，机枪1挺，步枪100多支，子弹1万余发，八路军参战部队无一伤亡。

12月15日，日伪军全部撤出根据地，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四十二团经过3个月的英勇斗争，与日军作战46次，毙伤敌800多人，击落敌机一架，在内线、外线的作战中均取得了胜利。战后，该团被上级授予“神仙山保卫者”称号。

史海  
观澜

1951年4月，我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战地时光。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当属夺取并守卫白杨山的战斗。1953年5月，我所在的志愿军某团八连，奉命参加夺取白杨山的战斗。战斗打响前，连里召开大会，连领导给我们做了思想动员，并教导我们说：接下来的这场战斗是让人“低下头来签订停战协议的关键”。听到这话，我和战友们备受鼓舞。

随后，我连向敌人阵地秘密前进。由于白天行军容易被敌机发现，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军。一路上，我们不能点火把、搭火堆，摸黑前进，行军的第三个夜晚，我连到达指定位置，这里距离敌军阵地只有500米左右。在一个大山洼中，我们悄悄地埋伏起来，等待战斗指令的下达。凌晨3点左右，敌军炮火突然向我方阵地发起猛烈射击。炮弹呼啸着向我们袭来，落在我们隐蔽的地方，周围山上的岩石被震得纷纷滚落，造成了部分战士的伤亡。当时我的头被震得“嗡嗡”作响，左耳流血不止（后来，我的左耳因此失聪），飞溅的泥石快把我埋起来了。但大家毫不退缩，依然坚守在埋伏地点。随着连领导的一声令下，我们冲向敌人阵地，向白杨山敌发起进攻。在枪林弹雨中，我和敌人激战了4个多小时，终于打败了敌人，

史海  
观澜

土地革命时期，在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下，湘鄂赣苏区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30年10月，为在敌人部署“围剿”前夕先期打击敌人、扩大苏区，红七团和游击队（红军独立第三师的前身）进入江西武宁，在当地革命军民的配合下，发起了一场辽田战斗。辽田位于武宁船滩镇东北约4公里的辽山下，是武宁进入湘鄂赣苏区的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郝梦麟部和民团在此设立据点，企图切断苏区和外界的联络。

10月的一个晚上，红七团一个连和游击队（红三师的前身）秘密开进辽田周边地区。经过侦察，红军连长确定主攻方向，并想指战员布置了“三路出击、两翼迂回”的战术。第二天深夜，三路红军同时出发，在得到两翼迂回部队的信号后，立即向敌人南岳据点发起猛攻。据点的敌人被打得手忙脚乱，急忙夺路而逃。红军胜利夺取敌人据点。凌晨，当船滩敌人派兵增援时，红军已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离开辽田。

1931年2月，中共鄂东特委派遣红三师第三营支援武宁游击队、赤卫军，再次攻打辽田。当月下旬，红三营派员侦察辽田敌情情况，发现在一打辽田后，敌人不仅加固了据点，还增加配备了配备重武器一个连的兵力驻守。中共武宁

史海  
观澜

1948年2月，谢汝昌赴芜湖任国民党县长兼县民团团长。这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为迎接全国解放，正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向明、石原皋等认为，谢汝昌思想开明，还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安全到达皖南游击区，决定把他作为策反重点人物，并通过民革方面的朱子帆等与谢汝昌取得了联系。谢汝昌当即表示希望尽快相见，并保证安全。不久，方向明、石原皋等来到芜湖与谢汝昌会了面。谢汝昌向他们明确表示愿弃暗投明。

中共地下党组织随即向谢汝昌作了具体布置，要他安排可靠部下率部集中在芜湖市区，在解放军渡江时维持芜湖的治安，确保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阻止敌人的劫掠、破坏活动。

谢汝昌遵照中共地下党的部署，立即开展工作。他对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芜湖驻军和警察捕房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后，谢汝昌总是派人迅速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他安全地方。北平和谈期间，驻芜湖江防的国民党部队决定抽调兵力去皖南山区“围剿”游击队。谢汝昌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向方向明、石原皋做了汇报。这一重要情报即由方向明立即起身前往皖南报告情况，使敌人的“围剿”扑了个空。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斤）分存于芜湖。4月上旬，国

## 浴血奋战白杨山

胡丕碧

占领了阵地。上级判断：敌人不会就此甘心失败，一定会发起反扑。于是在夺取阵地后，我连立即进行了充足的准备。不久，敌人果然向我连阵地进行了大规模进攻，企图夺回阵地。在我军有力的回击下，反扑以失败告终。

就这样，我们在阵地上坚守了4天，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4天后，我连接到上级命令，阵地由兄弟部队接防。吴连长安排我留下，负责协助兄弟部队办理阵地上余下的各种物资移交手续。

就在我协助兄弟部队办好移交手续的时候，敌人用飞机和大炮再次向我们的阵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我和兄弟部队的同志们立即隐蔽。但一架敌机丢下的炸弹正落在我身边，爆炸产生的气浪一下就把我推出阵地，惯性又让我滚下了山头。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缓缓苏醒过来，发现当时已经是夜里。我试着动了动，感觉右手不听使唤，仔细一看，发现原来右手已经断了。我强忍剧痛，一只手持出急救包里的绷带，将右手包扎好，并将其吊在脖子上。自救完成后，我咬牙站起身来，朝着大致的方向追赶部队。大约走了30多里路，终于看到前方有三位战友迎面向我走来。见到我，大家欣喜万分。

战友们用担架将我送到战地医院，不久，传来了胜利的消息。

## 红三师三打辽田

何仁美

县委和红三营、游击队领导研究，决定采取“奇袭”的办法，以红三营七连为主攻，八连为左翼，九连为右翼，游击队为主攻的第二梯队，赤卫军为右、左翼的三方穿插袭击。经过激战，国民党军不敌，放弃据点，往修水三都方向逃窜，被红三营七连咬住不放，俘虏20余人。

两次被打后，敌人在辽田据点增加了兵力，又建了三座碉堡，派一个营的正规军和民团120多人驻守。

为了拔掉敌人设在湘鄂赣苏区交通要道上的这颗“钉子”，1931年8月，红三师、游击队、赤卫军的指挥员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三次攻打辽田的作战方案。此次行动，红三师、游击队、赤卫军共集结400余人，同样兵分三路，协同作战：一路以少数兵力佯攻民团碉堡；二路以部分兵力堵截增援之敌；三路以主力强攻敌人营部，使其首尾无法顾及，失去指挥联系，从而各个击破。

当晚，各路兵力进入阵地。凌晨，随着进攻信号响起，各路部队按照既定方针，向各自目标发起猛烈攻击。敌营部电线被割断，电话联系不上，派出的联络员在途中又被堵截，各驻地敌人没了上司命令，顿时乱作一团，争相突围逃命。这次战斗毙敌30余人，俘敌11人，缴枪23支，子弹2300多发。

## 芜湖解放战中的谢汝昌

张卫强

民党总后勤部从南京派轮船来到芜湖，要装运军粮。谢汝昌请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为迎接全国解放，正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向明、石原皋等认为，谢汝昌思想开明，还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安全到达皖南游击区，决定把他作为策反重点人物，并通过民革方面的朱子帆等与谢汝昌取得了联系。谢汝昌当即表示希望尽快相见，并保证安全。不久，方向明、石原皋等来到芜湖与谢汝昌会了面。谢汝昌向他们明确表示愿弃暗投明。

中共地下党组织随即向谢汝昌作了具体布置，要他安排可靠部下率部集中在芜湖市区，在解放军渡江时维持芜湖的治安，确保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阻止敌人的劫掠、破坏活动。

谢汝昌遵照中共地下党的部署，立即开展工作。他对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非常重视，一有风声即迅速通知、保护转移。当时国民党的芜湖驻军和警察捕房多次搞突然袭击，挨户清查，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每当此类情况发生后，谢汝昌总是派人迅速将地下党同志掩护转移到他家或其他安全地方。北平和谈期间，驻芜湖江防的国民党部队决定抽调兵力去皖南山区“围剿”游击队。谢汝昌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向方向明、石原皋做了汇报。这一重要情报即由方向明立即起身前往皖南报告情况，使敌人的“围剿”扑了个空。当时，国民党征收的军公粮几万包（每包200斤）分存于芜湖。4月上旬，国

## “神仙山保卫者”称号的由来

贾晓明

1943年秋，日军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发动前后历时达3个月之久的“大扫荡”。晋察冀抗日军民采取“敌进我进，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英勇抗击日伪的进攻。

神仙山位于太行山北端东麓的阜平、涑源、唐县三县交界处，方圆百里，主峰1800米。这一带山区由于地理位置适中且地势险要，成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军区抗敌报社、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学校、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仓库等也都在附近。

日军“扫荡”开始后，分4路围攻驻神仙山地区的军区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为粉碎敌人“扫荡”，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命令四十二团（有6个连兵力）留在神仙山，担负掩护军区各机关和群众的任务。

42团部队战前进行了思想动员，并和当地民兵一起进行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工作。面对优势敌

人，经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谋长马卫华等研究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拿南边来的一路敌人开刀”。9月25日，战斗打响。四十二团的战士们守在天险金龙洞两边陡峭的悬崖上，打退敌人的8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30多人。第二天，敌人增兵再犯，同样遭到四十二团的顽强抵抗，不仅寸土未获，又被毙伤30多人，只得用随后两天的时间原地喘息，等待补充。四十二团利用这两天时间，由熊光焰率1连掩护后方机关成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成少甫、马卫华则指挥部队继续坚持内线作战。

29日拂晓，敌人纠集了1200多人，向九里十八湾进攻。日军先用山炮和迫击炮向两面山崖轰击，又让伪军在前面赶着一群山羊专门蹬地雷。谁知八路军爆破组埋设的地雷不炸羊，专炸敌人。敌人刚进至十八弯的头一弯，就踏响了地雷。激战一天，敌人死伤近百人。在随后的几天里，四十二团一面继续控制山头，一

面和民兵联合组成几个战斗小队，轮番袭击敌人的宿营地，敌人不支，只好狼狽撤退。

10月上旬，日军又向神仙山周围展开进攻，遭到四十二团的节节抗击，伤亡近百，被迫退到大小沙河、唐河两岸。这样，四十二团经过大小18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对神仙山的第一次围攻。

随后，四十二团转战于阜平至王快之间的沙河北岸，担负起打劫抢粮的任务。

10月底至11月初，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纠集了数千人，分9路再次扑向神仙山。此时，四十二团驻在金龙洞附近的大台，在部队的带领和掩护下，后方人员从西南方二三里的空隙中成功转移出去。成少甫则带着团指挥所和部分部队，继续在神仙山地区和敌人周旋。四十二团将大批敌人成功牵制在神仙山，并利用地形优势，连续打退敌人的集团进攻，在毙、伤敌200余人后胜利突围。值得一提的是，10月